

綴白裘

初集

汪協如校

中華書局印行

汪協如校

綴
白
裘

中華書局印行

綴白裘序

胡適

從元代的雜劇變到明朝的傳奇，最大的不同是雜劇以四折爲限，而傳奇可以有五六十齣之長。這個區別起於那兩種戲曲的來源不同。元朝的雜劇是勾欄裏每天扮演的，扮演的時間有限，看客的時間有限，所以四折的限制就成了當時公認的需要。況且雜劇只有一個角色唱的，其餘角色只有說白而不唱，因爲唱的主角最喫力，所以每本戲不可過長。每一本戲必須有頭有尾，可以自成一個片段。萬一有太長的故事，可以分成幾本，每本還是限於四折。（例如西廂記是五本，西遊記是六本，每本四折。）這個四折的限制，無形之中規定了元朝雜劇的形式和性質。現存的一百多部元曲之中，沒有一部的題材是繁重複雜的。這樣的單純簡要，不是元曲的短處，正是他們的長處。我們只看見那表面上的單簡，不知道那背後正有絕大的剪裁手段：必須有一番大刀闊斧的刪削，然後能有那單純簡要的四折的結構。所以四折的元曲在文學的技術上是很經濟的。

明朝的傳奇就不受這種折數的拘束了。傳奇出於南戲，南戲的最早形式好像是一種鼓詞，有唱而無做。十二世紀的詩人陸放翁曾有詩道：

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這就是古本「趙貞女」）

鼓詞唱本可以很長，正如北方的「諸宮調」唱本可以很長一樣。南戲最早是唱本，後來大概受了北方雜劇的影響，唱本加上扮演，成為南戲。南戲初行於鄉村，故沒有勾欄看客的時間上的限制。南戲中的角色人人可唱，不限於一個主角獨唱到底，所以戲文過長也不妨。因為這種種歷史的背景不同，所以南戲最早的傑作——琵琶記——就是一部四十二齣的長戲。後來明清兩朝的文人做的傳奇都是完全打破了元曲的四折限制的長戲。我們試把元曲的殺狗勸夫來比較後起的殺狗記；或者把元曲的趙氏孤兒來比較後起的八義圖，就可以明白這種後起的傳奇在文學的技術上是最不講究剪裁的經濟的。

元曲每本只有四折，故很講究組織結構；刪去一折，就不成個東西了。南戲與傳奇太冗

長，太拖沓，太缺乏剪裁，所以有許多幕是可以完全刪去而於戲劇的情節毫無妨礙的。就拿琵琶記第一卷來說罷。第一副末開場，第二高堂稱慶，第三牛氏規奴，第四逼試，第五囑別，第六丞相教女，第七才俊登程，第八文場選士，——這八齣若在元朝雜劇作家的手裏，完全可以刪去，至多在一段說白裏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了。一部琵琶記，四十二齣之中，最精采的部分不過是「吃糠」，「祝髮」，「描容」……四五幕而已。

豈但琵琶記如此？一切明清傳奇，無不如此。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一捧雪，流傳到今日的能有幾幕呢？其餘的部分，早已被時間的大手筆刪削掉了，只留給專家去翻讀，一般看戲的人們是從不感覺惋惜的。

明朝的大名士徐文長曾批評邵文的香囊記，說他是「以時文爲南曲」，其實這一句話可以用來批評一切傳奇。明清兩代的傳奇都是八股文人用八股文體做的。每一部的副末開場，用一隻曲子總括全個故事，那是「破題」，第二齣以下，把戲中人物一個一個都引出來，那是「承題」。下面戲情開始，那是「起講」。從此下去，一男一女，一忠一佞，面面都

顧到，紅的進，綠的出，那是八股正文。最後的大團圓，那是「大結」。

這些八股文人完全不懂得戲劇的藝術和舞臺的需要。（直到明朝晚年的阮大鍼和清朝初年的李漁一派，才稍稍懂得戲臺的藝術。）他們之中，最上等的人才不過能講究音樂歌唱，其餘的只配做八股而已，不過他們在那個傳奇的風氣裏，也熬不過，忍不住，也學填幾句詞，做幾句四六的說白，用八股的老套來寫戲曲，於是產生了那無數絕不能全演的傳奇戲文！

因為這些傳奇的絕大部份都是可刪的，都是沒有演唱的價值的，所以在明朝的晚期就有傳奇摘選本起來，每部傳奇只摘選最精采的一兩齣，至多不過四五齣。我們知道的傳奇選本，有「來鳳館精選古今傳奇」又名「最娛情」；又另有「醉怡情」選的更多了。這種選本都是曲文和說白並存的，和那些單收曲譜的不同，都可以說是「綴白裘」的先例。「最娛情」輯於順治四年（一六四七），所選不滿四十種。綴白裘輯於乾隆中葉，積至十二集四十八卷之多，可算是傳奇摘選本的最大結集了。

綴白裘在這一百幾十年之中，流行最廣，翻刻最多，可見得這部摘選本確能適應社會上的某種需要。我們在上文已說過，有許多傳奇實在不值得全讀，只讀那最精采的幾齣就够了。例如魯智深醉打山門的一齣戲，意思和文詞都是很美的。我們沒有看見過虎囊彈全本，但我們可以斷言，山門是虎囊彈最精采的一齣，這一齣在綴白裘裏保存到如今，就是虎囊彈全本永遠佚失了也不足惜了。又如思凡一齣，據說是孽海記的一部分；又有人說孽海記原來只有思凡和下山兩齣，其實思凡確是好文章，有了這一齣獨幕戲，下山已是狗尾續貂，那全本孽海記的有無，更不成問題了。

這種摘選本的大功用就等於替那些傳奇作者刪改文章。凡替人刪改文章，總免不了帶幾分主觀的偏見。摘選戲曲，有人會偏重歌曲的音樂，有人也許偏重詞藻，有人也許偏重情節。但綴白裘的編者，似乎很有戲臺的經驗，他選的大概都是戲臺上多年淘汰的結果，所以他的選擇去取大體上都不錯。例如一捧雪，他選了送杯，搜杯，換監，代戮，審頭，刺湯，邊信，杯圓，共八齣，我們讀了這八齣——其實還可以刪去送杯，代戮，邊信——就儘够知道全部一

捧雪的最精采的部分了。二百年來，戲臺上扮演一捧雪的，總不出審頭、刺湯兩齣，這也可見有戲臺經驗的人都能知道這一部傳奇裏，戲劇的意味最濃厚的不過這兩齣。莫懷古的故事，要是在元朝雜劇家的手裏，大概可以寫成一部四折的雜劇，其結構大致如下：

楔子 略如搜杯

第一折 換監

第二折 審頭

第三折 刺湯

第四折 杯圓

如此看來，李元玉的一捧雪傳奇，被綴白裘的編者刪去了那繁冗的部分，差不多成了一部很精采的四折雜劇了！

在這一百幾十年之中，一般愛讀曲子的人大概都從這部綴白裘裏欣賞明清兩代的傳奇名著的精華。趙萬里先生曾對我說：「明清戲曲之有綴白裘，正如明朝短篇小說之有

今古奇觀。有了今古奇觀，三言二拍的精華都被保存下來了。有了綴白裘，明清兩朝的戲曲的精華也都被保存下來了。『這話說的很平允。一部六十種曲，篇幅那麼多，不是普通讀者買得起的，也不是他們讀了能感覺興趣的。何況六十種曲所收的都是崇禎以前的傳奇，明末清初的名著都沒有像六十種曲那樣大部的總集。綴白裘摘選的曲本，上自琵琶西廂，下至清朝中葉，範圍既廣而選擇又都大致有理，所以能流行至一百幾十年之久，成爲戲曲的一部最有勢力的摘選本。』

以上泛論綴白裘的性質。我現在要指出這部選本的幾個特別長處。第一，綴白裘所收的戲曲，都是當時戲臺上通行的本子，都是排演和演唱的內行修改過的本子。最大的改削是在科白的方面。綴白裘是蘇州人編纂的，蘇州是崑曲的中心，所以這裏面的戲文是當時蘇州戲班裏通行的修改本，其中「科範」和「道白」都有很大膽的修改，有一大部分的說白都改成蘇州話了，科範也往往更詳細了。例如六十種曲的水滸記的說白全是官話，而綴白裘選水滸記的前誘後誘兩齣裏的張文遠的說白全是蘇州話，就生動的多了。又如六

十種曲的義俠記的說白也全是官話，而綴白裘選的戲叔，別兄，挑簾，做衣諸齣裏武大和西門慶說的都是蘇州話，也就生動的多了。這些吳語說白裏也有許多猥褻的話，但那些地方也可以表示當年戲臺上的風氣。大概說來，改說蘇白的都是「丑」和「付」都是戲裏的壞人或可笑的人。一捧雪的湯北溪說蘇白使人覺得他更可惡；義俠記的武大郎說蘇白使人覺得他更可笑可憐。這樣大膽的用蘇州土話來改舊本的官話，是當時戲臺風氣的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若沒有綴白裘一樣的選本這樣細密的保存下來，我們若單讀官話舊本，就不能知道當時戲臺上的吳語說白的風趣了。這種修改過的科白（不限於蘇州話）的風趣，在綴白裘裏隨處可以看見；若用舊本對校，這種修改本的妙處更可以顯現出來。例如牡丹亭的叫畫（第二十六齣）的「尾聲」曲後，舊本緊接四句下場詩，就完了。牡丹亭的下場詩都是唐詩集句，是最無風趣的笨玩意兒。綴白裘本的「尾聲」之後，刪去了下場詩，加上了這樣一段說白——柳夢梅對那畫上美人說：

呀，這裏有風，請小娘子裏面去坐罷。小姐請，小生隨後。——豈敢？——小娘子是客，小

生豈敢有僭？——還是小姐請。——如此沒，並行了罷。（下）

這不是聰明的伶人根據他們扮演的經驗，大膽的改竄湯若士的傑作了嗎？

第二，綴白裘所收的曲本，雖然大部分是崑腔「雅」曲，其中也有不少是當時流行的「俗」曲，——所謂「梆子腔」之類。這三四百年中，士大夫都偏重崑腔，各地的俗曲都被人忽略輕視，所以俗曲的材料保存的最少，這是文學史上的一件絕大憾事。蘇州的才子如馮猶龍一流人，獨能賞識山歌，桐城歌，掛枝兒一類的俗曲，至今文學史家都得感謝他們保存俗曲史料的大功績。綴白裘的編者也很能賞識當時流行的俗戲，所以這十二集裏居然有很多的弋陽腔，梆子腔，亂彈腔的戲文，使我們可以考見乾隆以前的民間俗戲是個什麼樣子。這是綴白裘的一個很大的貢獻，我們不可不特別表章他。在這部選本裏，崑腔之外，梆子腔爲最多；綴白裘的第十一集差不多全是梆子腔，此外各集也偶有梆腔，西秦腔，高腔，亂彈腔等。我們檢點這些材料，才知道近世流行的俗戲，如賣胭脂，打麵缸，打花鼓，探親相罵，時遷落店，遊龍戲鳳，在當年都是「梆子腔」。我們從這裏又知道這些俗戲裏也有比較鄭重

的戲文，例如亂彈腔的李成龍借妻四齣。但大多數是打諢的熱鬧戲，最可讀的是看燈，鬧燈，兩齣梆子腔。綴白裘的人們不可不知道這些打諢的俗戲都是中國近世戲曲史上的重要史料。

汪協如女士標點綴白裘，很費了不少的工夫。我很慚愧不能用北平所能得到的各種好版本的戲曲來替她細細校勘這部書。我希望，在這個戲曲史料比較容易得見的時期，這一部風行了一百幾十年的摘選本還是值得多數讀者的欣賞的。

二十六，五十五夜，北平。

綴白裘合集序

尤西堂以世界爲小梨園，廿一史爲一部傳奇，則大地豈非一戲場乎？夫忠孝節義流芳，陰邪奸險遺臭，其善惡殊途，不啻霄壤，乃派定生旦，壯淨作勢裝妖之脚色也。人生富貴貧賤不同，天壽窮通各異，然電光石火，終歸一夢，猶敷演悲歡離合，頃刻戲完之散場也。屈指勞生，應無百歲之期；名牽利綰，枉作千年之計。光陰彈指，玉走金飛；良辰美景無多，月夕花朝有限，莫惜追歡尋樂，何妨淺酌高歌？憑今吊古，感慨多燕趙；尋宮數羽，世不乏周郎。

玩花主人向集綴白裘，錢子德蒼搜採復增輯，一而二，二而三，今則廣爲十二。其中大排場，褒忠揚孝，實勉人爲善去惡，濟世之良劑也；小結構梆子秧腔，乃一味插科打渾，警愚之木鐸也。雅豔豪雄，靡不悉備；南絃北板，各擅所長。搦翠尋芳，彙成金壁；既可怡情悅目，兼能善勸惡懲。雖梨園之小劇，若使西堂見，亦必以此爲一部廿一史也。是爲序。

綴白裘合集序

乾隆庚寅春季永嘉程大衡書。

副末

一剪梅開映小桃，

鳳凰臺上憶多嬌。

洞仙歌曲聲慢，

虞美人行步步嬌。

紅納襖，

皂羅袍。

醉扶歸去月兒高。

謁金門下朝天子，

深感皇恩賀聖朝。

柳白雲初集 副末

——交過排場。

綴白裘總目錄

初集

副末

一卷

牧羊記

慶壽領詔
小通望鄉

..... 一

金鎖記

送女探監
法場

..... 二六

三國志

刀會

..... 四八

二卷

邯鄲夢

掃花

..... 六〇

占花魁

勸粧

..... 六三